

●长篇纪实小说

特别监狱

[韩] 郑贤雄 / 著
紫荆 / 译

延边大学出版社

第十八章

(一)

这一年的夏天多雨。一直到末伏结束的8月下旬，霪雨仍是连绵不绝。

731部队的道路都成了泥浆路。东乡村队员宿舍区有两家人染上了传染病，房屋被及时封闭。卫生兵穿着像宇航员那样的卫生服，为这两幢房屋彻底消毒，屋外的菜地与庭院也都被洒上了消毒药水。尽管下着雨，这两户人家的门前还是被围上了草绳子，草绳子拦住了整个庭院。草绳子系着一个醒目的牌子，上面写的是：此户染上传染病，严禁任何人出入。

霪雨没有止意。而在8月26日黎明，731部队发生了田中文夫少佐在神社打死奸夫淫妇的事件。

这两户人家发生传染病之后，全家老小都被送去滨江陆军医院。东乡村官员宿舍区的人们无不人心惶惶。而就在这以后的不久，便有了神社的秽闻。

东乡神社位于独身官员宿舍旁边的烤肉馆对面的树林里。神社后面是农场和大操场。神社周围尽是栎树和赤杨。人们到神仙参拜时，得上台阶到二楼。一楼则总是锁着的，二楼任何时候都敞着大门，任何人随时都可进去参拜。

田中文夫的妻子田中曾子大尉和冈本班的医助中江贯一则总是在神社里幽会偷情。晚上，如果不下雨，他们不进神社，而在神社后面与农场相接的树林中野合。不仅如此，他们还在高过头头的玉米形成的青纱帐里，把制服铺在垅沟里野合。遇上霪雨季节，他们

便寻欢于神社里。尽管外面下着雨，里面很黑，他们却以之为偷情的场所。使他们感到不足的，只是呻吟声经过墙壁一传，显得更加刺耳。当然，这也许能使他们更加兴奋，而凡是经过神社前面的人都能知道有人在里面干那种见不得人的事。但是，他们总在深夜或凌晨幽会，自以为不会被他人知晓。他们所忽略的是，在 731 部队，既有许多秘密，也有许多保不住秘密的秘密，而小道消息则远远多于秘密，而且很快就广为传开。不知是被谁碰到了，从第二天起，731 部队里就有人说：深夜里竟有一对男女胆敢在神社里偷情。当事人还蒙在鼓里，而这一秘密却已在中队里悄悄传开了。

也不知是哪个人喜欢传播小道消息，少年队员们竟然也知道下雨天的深夜会有人在神社里幽会。有三个好奇心重的少年，竟结伴于深夜溜出宿舍，悄悄地躲在神社旁边的树林里等候看热闹。他们穿着雨衣，任大雨扑打着，然而，那天晚上一直等到天亮也没见到有人进入神社。他们不甘罢休，第二天依然在树林里守候。

第三天，当这三个少年队员在树林里等候时，果然发现有个男人摸黑走进了神社。这些少年辨不出此人是谁，只见他鬼鬼祟祟环顾四周之后便迅疾闪到神社里面去了。这天晚上未下大雨，只下着毛毛雨。尽管是细雨霏霏，由于一直下个不停，到处也都积着水，流水还冲出了一条条小水沟。这三个少年队员见有个男人进去之后，料想必有女人会来，便屏声静气守候着。这时，已是子夜 1 时 45 分钟。2 时正，有个身穿雨衣的女人从家属医疗站那个方向走来，经过植物研究所后面的树林，从这三个少年隐藏地方的前面一闪而过。这些少年一眼就认出来了：她是护理部长田中曾子大尉。

少年队员对她很熟悉。她有时到少年教育队讲课，讲授的是战时紧急护理要领。她在讲课时常常用舌头舔嘴唇，少年队员们便给她取了个外号叫“狗舌头”。因为，狗常常吐出舌头，常常乱舔嘴巴。这些少年队员们认为有必要把这个雅号告诉她，便将一张打了字的纸条放在她讲课的桌子上。她进得教室打开纸条一看，顿时气

得不可复加。她的脸色由苍白变红又转为铁青色。她浑身气得直哆嗦。为她取外号的少年教育队队员是第二期学员。这100多名第二期学员见她始而惊惶继而怒不可遏，便知她不会善罢甘休。原来，这张纸条上写的是：“大尉的外号是狗舌头。我们已作出这一决定，望勿以为忤。全体少年队员同具。”

田中曾子当即不拟讲课，举起纸条，用冷峻的语调责问坐在教室里的100多个少年：

“是谁把这张纸条放在这儿的？快给我站出来！”

没有人应声，更没有人挺身而出。只有极少数的人知道是谁写的纸条，绝大部分学员确实一无所知。

田中曾子厉声喝道：

“肇事者快站出来！现在站出来，我可以饶恕你，否则，让我抓住了，我要重重地处罚你！”

这时，坐在最前排的一个少年队员举手要求发言。经田中曾子允许之后，他站起来问道：

“大尉大人！纸条上究竟写了些什么，使得您这样动怒？！”

“你过来！就由你来朗读吧！”

这个少年队员走到讲台前，展开纸条看了看，他好不容易才忍住了笑声。

田中曾子吼道：

“读呀！”

这个少年忍住笑欲，故意咳嗽一声，读道：

“大尉的外号是狗舌头！”

在座的100多名少年听到这里，不禁放声大笑。他们一个个或捧腹狂笑，或跺脚欢笑。田中曾子气得脸色通红，大声制止：

“别再读下去啦！都给我静一静！”

这个少年却忍不住读了下去：

“我们已作出这一决定，望勿以为忤。全体少年队员同具。”

少年队员们又是一阵大笑。

田中曾子举起手里的指挥棒猛敲黑板，大声让学员们静一静。

“究竟是谁这样恶作剧?!”

没有人回答。

少年队员们突然刷地静默不语。

田中曾子见这些学员竟然如此放肆，便大声喊道：

“好哇！既然作案者不肯自首，那么，都给我到操场上去！我倒要看看作案者能挺得了多久！”

她这么一吆喝，全体少年队员站了起来。他们一边离开教室一边喧嚷，有的认为这个玩笑开得挺逗乐，有的生怕受到体罚。

初夏的操场已很炎热，不过，却有暮春的凉风袭人。

100多个少年队员在操场上站成五列横队，每个人以两手抓住双耳，作兔跳状。这种体罚，起初没什么，少年队员觉得很好玩，10多分钟过后，一个个跳得双腿发麻，不少少年倒在了地上。田中曾子穿行于这些少年之中，用指挥棒抽打这些倒在地上的少年，骂道：

“躺着干什么？给我站起来！快给我往前蹦！一、二、一、二，快蹦！你们都怎么啦？部队给你们吃的是最好的伙食，才蹦几下就没劲啦？快蹦！快给我继续蹦！”

倒在地上的少年越来越多，田中曾子快步往来于队列之间，不住地抽打这些少年。

路过仓库、队员宿舍前面的少年队员、办事员和军官们见了这种情景，忍不住发出笑声。旭阳照在这些少年的身上，这些少年一个个都已汗流浹背。

教育队队长吉田大尉在少年队教官室俯看到了少年队员集体受到体罚的情景，来到操场上。在731部队，教官在体罚学员时，其他教官绝对不许过问，这已成为人人默认的规章。而田中曾子大尉又轻易不体罚学员，以往从无此事，大尉对此困惑不解，便问一个

受体罚的少年队员：

“这是怎么啦？”

“取外号……”

“你说什么？”

“有人给大尉取了个外号，她怒气冲天便来体罚我们。”

“给她取了什么外号？”

“狗舌头！”

吉田大尉一听，好不容易才忍住了笑声。他连忙转过身去，可是，一想到她确实是常常用舌头舔自己的嘴唇，少年们给她取的外号可谓取得十分恰切，不禁笑出声来。他正自大笑，却不知田中曾子已两手叉腰在他身后盯着他。她十分生气地问吉田大尉：

“您为何发笑？”

“笑笑而已，不为了什么！”

“您认为我这样做不对吗？您觉得我这样体罚学员很可笑？”

“……”

“您居然同孩子们一起取笑我？身为教育队队长也这个样子，这些孩子们能不这样捣蛋吗？”

“曾子大尉！我究竟触犯了什么使您这样生气？”

既然田中曾子以为吉田是在耻笑她集体体罚学员，她对吉田生气便很说不过去。她对吉田大尉的反问无以答对，兀自不知如何是好。

田中曾子那天的讲课，便这样变成了集体体罚。这么一来，她的外号也就很快就被每个少年队员所知晓。少年队员第一期学员和第二期学员在其间实习的各个班和各个研究室也都知道了她的这一外号。于是，“狗舌头”成了田中曾子的代名词，连军官们一见她走来，也私下说道：“狗舌头”来了！

这天深夜，恰恰就是这个“狗舌头”进入了有个家伙业已进去的神社。

潜伏在神社外面树林中的三个少年冒着雨低声议论道：

“那个女人不就是‘狗舌头’吗？”

“那个男人呢？”

“天色太黑看不出来，好像是一个年轻的办事员！”

“这个‘狗舌头’，竟敢瞒着丈夫与年轻的办事员做腰部运动？！”

“看来，她的外号得换一换啦！”

“换什么呢？”

“今后，别管她叫‘狗舌头’，干脆管她叫‘狗×’，得啦！”

“这个外号换得贴切！”

“好！那就这样更换！没有什么疑议吧？”

“很好！就这样定下来，田中曾子的外号是‘狗×’。”

这三个少年击掌为定，在雨中得出一致的结论。

为了证实这一对狗男女确实是在干那种见不得人的勾当，这三个少年出得树丛走近神社。里面已传出娇声。这三个少年紧张得浑身发抖，蹑手蹑足贴近神社入口处。

在寂静的神社里，这一对狗男女已开始做爱。这三个少年看到他们脱得一丝不挂在神社的地面上打滚。她进入神社不到几分钟，就迫不及待地脱尽了衣服，与裸体的男人合二而一。这三个少年心想，这两个男女必是一见面就争相脱衣。女的边呻吟边说：“噢！贯一！贯一！重一些……”三个少年听到这儿，已经呆不住了。他们浑身也已热呼呼啦。他们冒雨走向少年教育队宿舍。有个少年曾想再听下去，很舍不得离开神社。一个少年问道：

“贯一是谁？好像是那个男人的名字哩！”

“听说冈本班有个雇员名叫贯一！”

“谁在冈本班搞实习？”

“山本那小子在那个班里搞解剖实习。”

“问一问山本这个小子就能知道贯一究竟是谁。”

他们三个认为这是当晚的一大收获，悄悄地溜回了少年队员宿舍。他们走的是没有岗哨的小门，在走廊入口处脱去雨衣，抖落雨珠，蹑手蹑脚回到宿舍里。少年队员宿舍没设专门监视学员的人，在各个班担任内务班长的办事员们也已同学员们一起沉入了梦乡。如果被这些班长发现，他们会受到处罚，理由则是：违反规定，在就寝时间里擅自外出。

这三个少年亲眼看到的神社里的雨夜偷情，很快就成了少年队员们饭后的话题。田中曾子太尉的外号由“狗舌头”变成了“狗×”。由于这一不堪入耳的外号传到了军官们和高级官员们的耳朵里，有关人员曾指示少年教育队的教官们禁止少年学员们对田中曾子使用这一骂得太过分的外号。

神社里雨夜会有好戏看的消息传开之后，好奇的少年队员们竟三五成群潜伏于神社外面的树林里。当然，并非每个晚上都可看到，大部分晚上扑了个空。只有碰得巧的少年队员才目击了这一景观。

少年队员们在接受军训时，受到过夜间潜伏训练。教官们的教导，使他们懂得在夜间潜伏要有掩体，要身穿与周围环境颜色相同的黑色服装，脸部和裸露在外的皮肤要涂上黑色的墨汁，要有耐性，绝对不可打瞌睡，更不能有鼾声。同我军联络的信号，以草虫的鸣声为最佳选择。于是，他们便把去神社附近潜伏和目击田中曾子与中江贯一偷情，用“去搞夜训”这一隐语代之。自那以后，想“去搞夜训”的少年队员竟越来越多，在有 10 多人一起潜伏时，得选出一人当分队长，其余的人听从他的指挥。人越多，他们怕弄出噪音，又怕意见分歧，生怕被对方发觉。因为一旦被发觉，这种好戏就休想再看到了，而且会受到其他少年队员的埋怨。

这天晚上，有 10 多个少年队员潜伏在树林里或树上。过了子夜时分，见田中曾子太尉进入了神社。过了一会儿，中江贯一也闪进神社去了。雨虽然停了，地上和树林里还是湿漉漉的。

一个少年队员说：

“敌人出现了，该进攻啦！”

于是，他们在分队长指挥下离开树林靠近神社。分队长走了几步，举起手来让其他人停止前进。

一个少年问道：

“怎么啦？”

“现在就涌到那儿，会被他们发觉的，等他们亲热一阵累了之后，再贴近那儿也不迟！”

另一个少年说：

“不必！他们一见面就脱衣亲热，在他们亲热之时看一看才有意思嘛！”

分队长一招手，让少年们再前进。

少年们弯着身子放轻脚步走近神社的入口处。

他们未看清楚两个狗男女的裸体，却听到了呻吟声。田中曾子呻吟着，兴奋得叫喊着“贯一！贯一”有个少年想近前看个究竟，却被分队长阻拦了。有的少年听到呻吟声，觉得自己的脸孔在发烧，转身离开了神社。更多的少年则听得双目直发光。一直呆在神社入口处窥察神社里的动静和倾听呻吟声，是那三个曾目击过这对狗男女裸体嬉戏的少年队员。其他的少年中途溜光了。连分队长也呆不住，拔腿先跑回宿舍去了。

就在这十多个少年队员搞了这种夜间训练，窥知了这种奸情的第四天，田中文夫少佐连打两枪将这一对狗男女打死在神社里。这种传闻传得很广，田中文夫少佐得知了妻子田中曾子的丑闻。他对妻子产生疑窦之后，于这天晚上跟踪至神社，亲眼看到了田中曾子与中江贯一的丑态，结果了他们的性命。

这件事，在关东军司令部和陆军省也引起了轰动。考虑到此案将影响官兵的士气，关东军司令部未将此事公诸全军，而由宪兵队负责调查清楚了这一案件的真相。此案十分单纯，结论也十分简

单：丈夫见妻子与人私通，气忿难忍，当即开枪打死了淫妇、奸夫。

田中曾子与中江贯一被打死之后，消息一传开，令人感到意外的是，许多队员都说早就知道或亲眼见到过。吉田大尉与森川中尉也都曾目击过这样的野合。

那天深夜，值夜班的野口少佐听到两声枪响，当即骑马来到东乡神社。伊藤宪兵中尉也带着两个下士和一个上等兵，乘坐吉普车随后赶来。防谍班的森川中尉，也惊醒过来急急来到出事的神社。

用手枪打死这一男一女的田中文夫少佐是昆虫研究班班长。他坐在神社上面的水泥栏杆上，边淋着细雨边抽烟。他未把手枪放进枪匣里，就搁在身旁。

731部队值夜班的卫戍司令野口少佐，当时正骑马巡逻到单身官员宿舍，两声枪响使他赶到了神社。紧靠着神社的植物研究所的值夜班人员听到枪声发自神社，当即将情况报告总部。伊藤宪兵中尉等乘坐吉普车赶到和森川中尉惊醒赶到之后，总务部长中留中佐让士兵们立即叫醒防谍班的全体军官，自己也赶到了现场。

野口少佐在神社前面下马，一见田中文夫少佐当即与之打招呼，待见到其身旁放着手枪，忙问道：

“为什么要开枪？”

野口与田中毕业于不同的医科大学，却因所从事的研究工作相近，平日相处得很好。田中是昆虫研究班班长，野口则是跳蚤研究班班长。田中文夫少佐没回答野口少佐的质问，只是默默地继续抽烟。

野口少佐只身走进神社，立即闻到了一股血腥气味。他用手电筒照着亮，找到了神社里的开关，开亮了神社里的电灯。在灯光照耀下，他看到地面上流满了血。后来，他在作证时说，当时，田中曾子与中江贯一的躯体仍在淌血。这一男一女赤身裸体搂在一起。子弹打中了女人的背部与男人的头部。使野口少佐感到惊恐的是，

死者们是在性交时中弹而亡的。男的一只手搂着女方的脊背，另一只手捏着女方的乳房。由于额部中弹，他当即毙命。女的被打中了左背的心脏部位，也是随即死去。她死时双手搂着男方的头部，脸孔则埋在男方的脖子上。两具尸体的体温渐渐冷却。野口少佐完全看到这一对狗男女生前的亲昵姿态，不禁涨红了脸孔。因为，他心头也萌生起了一种奇异的情欲。

宪兵中尉伊藤与宪兵们随后进入神社也看到了这种情景。摄影班的班员拍摄下了现场上的一切。总务部长中留中佐在赶来之前正在官邸酣睡。

加害者田中文夫少佐由宪兵下士搀扶回到了他的高级官员官邸。如果是士兵作案，宪兵会当场将其逮捕。田中文夫是高级官员，回官邸听候审查。

家属医疗站值夜班的两个护士和植物研究所值夜班的三个办事员也闻讯赶到神社来看热闹，一名宪兵站在神社入口处，不让他们进入。

总务部长中留中佐指示森川中尉协助宪兵队调查事件真相，然后写成报告向他汇报。森川中尉看到了神社里面的现场，涨红着脸接受了中留中佐交与的差使。他生平第一次看到在性交中被打死的一男一女的尸体，感到此案既奇特又已不查自明。他走出神社，与正在家属医疗站值夜班而闻讯赶来神社的一名女护士相遇。他认出她是金杉妙子，便一步步向她走近。

(二)

金杉妙子在护士服上穿了一件雨衣，雨衣的帽子遮住了她的头发。她见森川中尉走出神社向她走近，向他微微一笑。她的笑容，在雨中看起来分外典雅，分外生机盎然。由于有路灯的灯光照射，她的雪白的牙齿白得闪闪发亮。她问道：

“神社里发生什么事啦？”

“发生了一桩痴情案件！”

他只作了这样的概括，不想具体地叙述案件的详情。尤其是对于金杉妙子，他更不想把所见所闻加以描述。

“妙子小姐今天晚上值夜班？”

“是的！”

雨在渐渐止歇。

系在神社前面的野口少佐的坐骑是一匹黑马，它呼着鼻气仰天长啸，而且用后蹄刨蹶子，显得很不耐烦。

他与她经过这匹黑马身边，向家属医疗站走去。

他说：

“妙子小姐！您现在如果不那么忙，我们聊聊天好吗？黑夜已快消逝，很快就要天亮了，我回宿舍也睡不着啦！”

“上医疗站去吧！我给您煮一杯咖啡！”

“谢谢！”

路旁的柳树被雨水打湿了，树枝被路灯的灯光照得闪闪发光。他们在树下慢慢走着，把植物研究所的大楼撂在身后。森川中尉没穿雨衣，军帽下的脸孔已被细雨淋湿。

金杉妙子陪森川中尉进得医疗站，打开了护士室的门，递给他一方毛巾。

“把脸上的雨水擦干净吧！”

“谢谢！”

她把雨衣脱去，放到更衣室下面的柜子里。然后，到护士室的一侧点燃煤油炉煮咖啡。

“是谁被打死了？”

“田中曾子大尉与医助中江贯一！”

金杉妙子一听，没再问下去，她值夜班时多次看到这一对男男女女在农场的树林里幽会。不用多作说明，她即可料想到这是怎么一回

事。

森川中尉用毛巾擦完脸，把毛巾折叠好交给妙子。她见他彬彬有礼，脸上绽现笑容。

他们围着桌子相对而坐，只尝着咖啡。

也曾去神社看热闹的一个护士回到护士室，见妙子与森川中尉在聊天，赶忙带上病卡去住院室巡视去了。

分娩室里传出婴儿的哭声，这声音很快就停止了。

妙子看了看窗外，说道：

“今年的霪雨下了这么久！”

窗外是蓊郁的树林。

森川中尉说：

“雨一直下个不停，人们都闷得快发疯啦！”

妙子犹豫了一会儿，问道：

“森川中尉！您是不是想对我说些什么？”

见森川中尉只谈天气与业务，妙子便提出了这样的质问。他只想同她在一起闲聊，并无特别的话要说。真想说点儿心里话，他又鼓不起勇气来。

“我嘛，想对您说的只有一句话！”他不知如何说得委婉一些，干脆来个竹筒倒豆子，想说什么就直说。他说：“妙子小姐！您跟我结婚吧！”

“我的妈呀！”

妙子瞠然一惊，用手把嘴巴挡住。从她的手指间，看得到她嘴唇里面的一口白牙。她像是想要笑，却并未笑。她之所以想笑，是感到森川中尉的态度实在是过于真挚了。然而，她克制住了。森川中尉突然像快刀斩乱麻一样表明了其心迹，而她却全然没有这样的念头。她之所以觉得他的直言近乎可笑，是因为她确实不爱他。

“您这句话说得多么突然啊！”

她的口气显然有埋怨的愠意。

森川中尉的脸孔顿时涨得通红。他感到一言既出，也就不必再畏首畏尾，便说道：

“我并非一朝一夕就作出了这样的决定，而是在一年前的夏天，在吉田大尉的寝室里见到您之后就爱上您了。我是经过长达一年的深思熟虑之后才下定了这样的决心的。”

“森川中尉！重要的不是深思熟虑了一年或十年。我也决不是认为您所说的并非是肺腑之言，而是我根本没想到要结婚。我坦率地说吧！我并不爱您，我决不会与我不爱的人结婚！”

妙子斩钉截铁地拒绝了森川中尉的求婚。因为，她认识到他对她确实爱得很真挚，如果给他点余地，他势必不死心，会继续纠缠她。森川中尉的自尊心大受损伤，却并不介意。他继续求婚，说道：

“我知道您并不爱我，而结婚并不一定要以相爱为前提嘛。两个人生活在一起，渐渐就会相爱的。只要不讨厌就行啦。做个朋友，也可以结婚嘛！成立了一个家庭，慢慢就会有感情的。有了感情，不就成了爱情啦？！”

“我可做不到！”

“您是爱上其他男人了吗？您的心里有了其他男人吧？”

“我的妈呀！没有的事！”

“那么，您为什么要这样犹豫不决呢？”

“我不是犹豫不决。对不起，我拒绝了您的求婚！”

“……”

她态度明朗地看着他。他愣愣地坐着，再也无话可说。

“对不起！我不知道婉言拒绝，说得可能太干脆了一些。”

“不！我不介意。您这样直来直去毫不隐讳，更加称我的心。人嘛，办事应当光明磊落。正因为这样，我更加爱您啦！”

妙子一听，更加困惑不解。她心里想：他可真是疯啦！他似乎完全不顾自己的自尊心啦！军官们的自尊心是非同小可的，而他怎

么会荡然无存呢？她感到他十分可怜寒碜；也就更加讨厌他。她原来并不那么讨厌他，而越是与他增加接触却越是讨厌他了。对于这种感情的变化，她自己也难以理解。

“妙子小姐！您为什么这样讨厌我呢？您讨厌我的理由是什么？”

“我并不是讨厌您。结婚与此是不相干的。不讨厌，不等于眷爱，更不等于可以结婚。不能结婚与讨厌，不是完全相异的两个概念吗？”

“……”

“我认为您是很出色的军官。而这种看法与结婚是两码事。我只是不爱您而已。”

尽管感到这样直说颇为残忍，妙子还是一再重复强调这一点。

“今后，您也不爱我吗？我永远也不可能被您所眷爱？”

他说这句话时，嗓音有些颤抖。他十分绝望。他心里想：如果自己还是少年，定会随即找个地方自尽了事。

“别这么想嘛！森川中尉！会有很出色的姑娘爱上您的。我算得了什么？比我好得多的姑娘有的是，她们会看中您的！”

“对于我来说，不可能再有比您更称心更优异的姑娘了！”

妙子一听，感到他确实是盲目地爱得发疯啦！她对他更加困惑不解。

妙子的同事巡视住院室之后回到护士室。她一进来，他们的对话就停止了。森川中尉认识到再谈下去也不可能有任何进展，便站起身来，说道：

“今晚的咖啡，我喝得很好！”

说完，他告辞而去。

雨后天明。雨后的黎明，空气格外新鲜。在 731 部队常可闻到的恶臭，此时总算有幸闻不到了。天气也并不闷热。然而，低洼的地面已积满了水，树枝上的雨滴还在往下坠落。有晨雾笼罩大地，

却并不那么浓密。从农场那厢的大操场上，传来了少年队员边喊口令边跑步的声音。森川中尉向大操场走去。

300多名少年队员边喊嘹亮的口令边气昂昂地跑步。教官、内务班长和教育队长吉田大尉在少年队员的队列旁边跑步。

森川中尉站在树下观看，树上的水滴坠落在他的脖子里，他感到有一种凉爽之感。他走出树下，望着操场，觉得少年队员的口令声似乎震得树叶飒飒摇晃。

吉田大尉跑到森川中尉面前时停了下来，走到他的身边。森川中尉向吉田大尉敬礼，笑着说道：

“大尉！您每天都同少年们一起出操？”

“是啊！我到教育队来之后，几乎每天都努力做到这一点。你怎么这样早就到这儿来啦？”

“今天凌晨神社发生的事件，您听说了吗？”

“早晨，我在少年队总部听人说过啦！听他们说田中曾子大尉与中江贯一雇员被打死了。我早就看出他们的关系不正常，他们到底出事了。”

“我被叫醒处理此事。后来，顺路上医疗站去看了看妙子小姐。”

“哦！你与她谈恋爱谈得怎么样？”

“您介绍我与她认识已经一年了，却毫无进展。我听您说过，交女朋友与酿酒都是不可操之过急的事。可是，现在看来，不着急也不行，着急也不行。一年来，我一直在伺机向她献殷勤向她求爱，可是一点用处也没有。”

“你早上去找她有什么事吗？”

他们并肩走着，走在通往高级官员宿舍区的林荫道上。树上的水滴仍在不住地坠落。

“向她求婚！”

“在今天早上？”

“是啊!”

“大有进展吧?”

“又失败啦!并不是因为选错了求婚时间和地点才碰了一鼻子灰,而是她的心的大门紧紧关闭着。小伙子向姑娘求婚,姑娘考虑到对方的处境,一般都不会当面拒绝吧?这不也是一种礼仪吗?!”

“也许是吧?!”

“可是,她却断然拒绝了我的求婚!”

“她是怎么说的?”

“她说,她不爱我,不能与我结婚。我说,先结婚后恋爱的先例有的是,她还是明确地表示拒绝我的要求。她似乎是另有所爱。”

“她有她心爱的人?”

“是的!我深深地感觉到了这一点。可是,我问她时,她又说没有。她说是这么说,实际上则肯定是有了。”

“她有心爱的人?这个人会是谁呢?”

“我看,这个人就是您。”

吉田止步不前。森川中尉也停下了步子。两个人四目相视。

“你这是开玩笑,还是说了心里话?”

“大尉!我说的实话!”

“她那样说过了吗?”

“没有!这是我的推测。”

“你呀!推测,你怎么能当真呢?”

“不!肯定是这样的!我很难清楚这一点,却可以肯定地说,她的心里只有您一个人。美子小姐健在之时,她已爱上您啦!何况是美子小姐已去世了呢?她真是一门心思只爱您。您毫无这种感觉?”

“我只知道她对我很客气很有礼貌。而待人亲切,是她的品性,她对谁都是这样的。我是在苏门答腊巴厘的第九陆军医院第一次认识她的,当时就有这种感觉。她在当时与现在,都以友情待我,一